



我想有个姐

□周成芳

读作家乔叶的散文集,第一篇就写到她姐:“我这条碎花长裙,有着油画般的色调和风情,是我姐做的,她还给我做了一件吊带,深咖底色上满是小圆点,清新简洁。冰箱里储存的馒头、包子以及肉丸子,是我姐做好冷冻后再快递过来的。”她一句一个我姐,我读着读着就有些羡慕加嫉妒了。

刷朋友圈,老同学晓雁正带着刚结束高考的儿子在北京游玩,照片上的晓雁一改往日的愁容,连眼神都带着笑意。晓雁是一位单亲妈妈,独自带孩子多年,日子过得很清苦。见她终于开始享受生活,我为她点赞叫好。

“我哪舍得呀?是我姐安排的旅行,全程她买单。”晓雁赶紧给我发来私信,“我姐很疼我的。”

晓雁的姐我见过一次,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我经常陪伴她妹妹。想起读高中时,室友晓玲的姐姐从老远的地方来看她,离开时再三拜托我们多照顾晓玲,说她还小。我们都很不解,晓玲明明是我们宿舍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姐姐心中的妹妹,大概就像父母眼中的孩子吧?

好友红静说,她一个人远在他乡时,最思念的不是女儿,不是老公,而是姐姐。女儿正值青春期,叛逆的时候很恼火,老公更是动不动惹她生气。只有姐姐,一直给她温婉细腻的关爱。红静的母亲去世得早,她说幸好世上还有姐。

姐姐,这两个温暖的字眼,对我而言却只有一串串意象。我忍不住矫情地感叹: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姐。

我这样说其实很不厚道,咱家族里跟我血脉相连的堂姐、表姐可以围一大桌。我叫她们大姐二姐,但她们的年龄跟我母亲相仿,更像我的长辈,而不是我心中的姐。



这个山楂,不是山楂树上的山楂,而是一种鸟的名称,它喜欢在绿水青山中飞翔。“山楂尾巴长,像个小姑娘,姑娘有点乖,穿件花衣裳。山楂尾巴长,像个小姑娘,姑娘很勤快,下河洗衣裳。”这是我们孩提时代常唱的儿歌。

山楂鸟的学名叫红嘴蓝鹊,是一种福鸟,它在传统文化中象征吉祥、喜庆、自由和高贵,同时因其益鸟属性被赋予善良的寓意。它体态优雅,有红色的嘴和脚、紫蓝色的背部羽毛,以及两条长长的蓝紫色尾羽,

我心中的姐,要一起在同一个屋子里长大,一桌吃饭,一起上学。她最好只比我大几岁。童年时我们一起玩耍,少女时代互换漂亮的裙装,挤在同一个被窝里窃窃私语。

如果我有姐,这世上就会有母亲之外的第二个女人关爱我,那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这理由说来似乎很自私,无非是想索取。其实不然,爱是相互的。母亲是这世上最爱我的人,同样她也是这世上我最爱的人。

我的姐不必多富有,如果我经济宽裕,我会无条件帮扶她,就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红云一样,经常给她在农村的姐姐买这买那。如果她生病住院,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她的病床前,就像那年我母亲做手术,小姨从千里之外的福州火速赶到重庆照顾。

我多愁善感、性格孤僻,从不习惯向他人袒露自己。心里的酸甜苦辣只能独自消化。如果有个姐,我将毫无保留地向她道出所有的秘密,永不担心会被第三人知晓。我遇到困难时,她绝对会竭尽全力来帮我。我收获喜悦时,她会很开心,且一定是发自内心的。

我和姐的家如果离得近,会随时串门蹭吃蹭喝。傍晚我和姐一起在湖边散步,互相拍照。我要多买几套姐妹装,和姐外出旅游,让别人猜猜谁是姐谁是妹。如果姐家离我很远,逢年

飞行时姿态飘逸,被誉为“鸟中西施”。因其羽色与传说中的青鸟相似,被视为吉祥的象征,甚至被称作“神仙鸟”。

小时候,唱着山楂鸟儿歌,也不太懂唱的啥意思,跟着唱好耍而已。儿时的心中有一个飞鸟,心中有一个形象,心中有一种美丽,心中有一种向往,高高兴兴,边唱边跑。长大后,外出求学和工作,离开了骆峡山下那有山楂鸟的黄泥场老家,也告别了逗人喜爱的山楂鸟。之后虽常回乡下,但匆匆忙忙,也难见山楂鸟了。

今年避暑季,我又来到四屏镇。早上,晨曦中的云山小镇,窗户外树林中一派热闹,山楂鸟与其他鸟儿一样兴奋,一起欢唱。一起把我唤醒,去享受夏天早晨空气的清新和初升的霞光。推开窗,天已亮,树林里,好景象。好多只山楂鸟在树林间飞来飞往,有几只在树梢上驻足打望。好难得的画面,我迅速拿出相机,按下快门。我把山楂

看看其他线路?”李大哥摆摆手说道:“团期推迟不重要,答应朋友的事要紧。”于是,夫妻二人重新写了休假条,顺延了休假时间。

可谁能料到,第二天老张打来电话:“改后的团期正好和我妈八十寿辰有冲突,实在不好意思,你们一家千万别介意。”挂了电话,妻子问丈夫:“那我们还去桂林吗?”

李大哥不假思索地回答:“去不去桂林不重要,老朋友母亲的大寿,这份情谊要紧。”妻子忍不住提醒:“你别光想着朋友,也不问问咱妈怎么样了?”李大哥一拍脑袋,这才发觉自己好几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母亲年近八十,患有骨质疏松症,去年不小心摔倒,导致脊椎骨折,在病床上躺了好久。李大哥一直自责,想接父母来一起住,但母亲坚持不来,怕拖累他们。想到这儿,李大哥赶忙给母亲打电话,却没人接,又打给了父亲。父亲在电话那头说:“你妈在诊所打火罐呢,老年人腰疼,很正常。”李大哥皱起眉头,心里涌起一阵不安。

这天,弟弟突然打来电话:“哥,妈去年

过节我们会聚在一起,见面后一定会聊个没完没了,姐姐就是我最贴心的闺蜜。

当然我们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会闹脾气,会吵架,生气后谁也不理谁。等我气消了,甜甜地叫一声姐,她的心会很快被我融化。

写到这里,我竟莫名兴奋起来,仿佛真有一个姐站在我面前。我们眉眼相似,看着她就像看到另一个自己。姐叫啥名呢?对了,就叫周成芬,咱俩一起组成“芬芳”。

想要有个姐,人到中年,这个念头竟越来越强烈。母亲打电话让我周末回去吃饭,我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下辈子您为我生个姐姐可好?”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山楂尾巴长

□王忠德

鸟的照片发了一个朋友圈,获得一长串点赞。四面山的一个朋友看了后给我回复了一段关于“山楂尾巴长……”的童谣,他说看见这些山楂鸟的照片,很亲切。

我连续几天早晨都去小区的树林和竹林,观察汇聚在这里的山楂鸟,让我也感悟到山楂鸟的一些突出喜好。山楂鸟喜欢绿水青山,这是自然生态家园。山楂鸟喜欢整理羽毛,这是珍爱自己,保持鲜亮。山楂鸟喜欢结伴活动,这是互相照应,相依相伴。山楂鸟喜欢早起早飞,这是一天之际,不负时光。

山楂鸟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仅是尾巴。应该说从整体形象到多重寓意,都有特别之处。从头到尾的美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从个体到群体的种种表现,是人们给予赞赏的文化承载。哦!我真的好喜爱山楂鸟!真的想常常看见它自由飞翔和平静和美的身影。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政协原主席)

□陈劲

骨折的地方疼得厉害,正在我家附近的医院治疗。她一直不让我告诉你,怕耽误你休假……”李大哥听到这儿,眼眶瞬间红了,心里满是自责和心疼。

一下班,李大哥就心急火燎地赶回家,打开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妻子下班回来,看到这场景,十分惊喜:“真要去休假啦?去哪儿呀?”“医院。”李大哥头也不抬地回答。“医院?”妻子心里一紧。“妈住院了,要做手术。”李大哥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休假条递给妻子,“你明天帮我交到公司。”妻子说:“照顾病人可不是你们大老爷们儿擅长的,要不还是我去吧。”李大哥回答:“是不是男的强项不重要,这事我亲自做要紧。”

看着丈夫拎着行李箱步履坚定地走出家门,妻子知道,丈夫心里有杆秤,本职工作、朋友情谊,还有家人亲情等,分量比他自己都重。这杆秤,他一辈子都拎得稳稳当当。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档案馆)



古诗意象(组诗)

□刘冲

桃花潭水深几许

桃花潭水深几许
李白说了深千尺
是否信口而言
总让人有些怀疑
一个经常纵情狂饮的诗人
夸张之外难免还有醉意
数据不精确
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桃花潭水深几许
也许最明了的是桃花潭自己
但它在人们持续不断的推测中
一直缄口不语
即使真要去实地丈量
似乎也是徒劳无益
天旱水涝
起起落落深浅不一

桃花潭水深几许
恐怕只有汪伦才知道谜底
李白的无限感慨
又何尝不是他的衷心感激
一个寂寂无名的人多么幸运
在一首诗里竟然存活百世
每当人们吟诵不及汪伦送我情
耳边总有回音响起
谢谢你兄弟

雨

不显山不露水
一场好雨
至少从唐朝开始
它就一直不停地在下
潜行的脚步
很难觅到踪迹

最难忘
几时的春雨
清清亮亮
不舍一丁点杂质
青石板上溅起的水花
偶尔还盛开在梦里

但也有一些雨
总那么性急
匆匆而过
仅仅只打湿了地皮
或倾盆滂沱
一下起来就无所节制

一些雨常被忽略
落入了历史的缝隙
当某些植物无中生有长成风景
随手触摸
才感知枯燥的岁月
总有一些地方是温润的

床前的月光

躺在床上
怎么举头望月亮
房屋没有顶
还是开了天窗

多少年的误读
多少人的迷茫
解不开的结
居然都是因为床

床与井栏有何关联
实在颇费思量
手扶井栏昂首低眉
一切便自然敞亮

作为人类连接大地的脐带
凡有水井处必有村庄
在异乡的井边望月思人
俯仰之间都是无限感伤

喝自来水长大的孩子
依然不明白井水与月光如何荡漾
尽管很小的时候就在反复朗读
床前明月光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李大哥心中那杆秤

邻居李大哥是公司的老员工,为人实诚,甚至有些死心眼,但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杆秤。

这天,李大哥的妻子仔细检查着行李箱,确认物品一样不少后才放下心来。

李大哥对休假向来不怎么上心,每年公司安排休假时,部门负责人都得反复提醒他。而他总是大大咧咧地回应:“休不休假不重要,等工作忙完了再说。”

今年也不例外,负责人再次特意嘱咐他休假。正当李大哥犹豫时,朋友老张打来电话,兴奋地说有个桂林五日游的团,邀请两家人一起去。李大哥一听,既能和老友相聚,又能放松休闲,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爽快地答应了。出发前两天,李大哥翻看手机时发现团期推迟了。



妻子试着说:“要不我们换个旅行社,